

瞬间的

回忆

晓庄摄影作品集



江苏人民出版社

晓

庄

摄

影

作

品

集

吕敬





序

晓庄同志是位资深、很有成就、敬业精神特强的女摄影家。她在进入老年的时候编辑的这部摄影作品集，反映了她五十多年来辛勤劳作的丰硕成果，反映了她在艺术上奋力追求所达到的精深境界，更使人们看到了这位摄影家从起步上路、深入生活、跋涉前进到取得成就的这一长过程。在她所走过的道路上，留下了布满艰辛的无数足印。——这是一部质量显得特别厚重的摄影作品集。

晓庄同志与我在新闻出版单位共事四十余年，据我的了解，她从年轻时候起，只要一拿起相机，就会使人忘掉她是个女同志。她的工作精神从不怕苦怕累，对任务从不讨价还价。一投入工作，她就全神贯注，全力以赴。由于她前二十多年的主业是摄影记者，决定了她必然在工作中养成深入生活，开拓视野的业务品质。随着采访经验的不断积累，她的摄影艺术修养自然与日俱进，于是，在完成采访任务的同时，也就不断创作出优秀的摄影艺术作品；而摄影艺术修养的提高又进一步促进她的采访业务水平。因此，晓庄同志后来转入摄影杂志的编辑工作，胜任于专业的笔政，应该说，和她之前几十年摄影采访和创作追求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晓庄同志的实践说明了艺术与生活的一体性。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成功经验。

在这部作品集里，值得重视的一大部分作品，是摄影家为我们留下的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画面。从上世纪50年代生活过来的读者，一定可以从这些连续有序的摄影作品中，回想起我们的生活和命运，是多么紧密地和国家、社会的发展进程结合在一起。这些照片所显示的一幅幅场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其真实性、生动性以及相当的深刻性，都是千言万语的文字都难以反映与描写的。我们常说，历史是伟大的教科书。我们应该感谢摄影家在集子里为我们读者（包括那个年代的过来人和没有亲身经历过后来人）留下了如此丰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生动教材。

我在阅读了晓庄同志的这部作品集以后，还深深感到，不论从事何种工作，对事业的敬业精神是决不可少的。甚至可以说，敬业，是任何事业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主观条件。以晓庄同志为例子，她之进入摄影队伍，当初是由组织分配，并非完全自愿。她作为一名年轻的革命战士，自觉服从了革命需要。更重要的是，她以完全的外行，走上了摄影岗位之后，从此就全身心地致志于摄影事业，勤恳虚心，善于学习，殚精竭力，不畏艰险，经历了长期锻炼以后，终于在革命摄影事业上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直到今天，晓庄同志仍然以一名老摄影工作者的风貌，孜孜不倦地关注于摄影艺术的探讨。正是这种可贵的敬业精神，造就了一位当代有成就的女摄影家。对于年青的后来者，我觉得，培养和发扬这种敬业精神，对于各行各业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值得大大提倡。

关于这部摄影作品集的艺术价值，我就不必多说了。晓庄同志的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代表性作品，在摄影界早有定评；而更有许多作品，由于源于生活，融入生活，加上艺术的再现，真实之中有深意，备受赞赏。而今，她的主要作品汇集一册，附以文字，相信更能使读者系统地完整地领会这位女摄影家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篇短文仅是我个人的几点读后感，算不上是序言，姑且作为序言向晓庄同志交卷。

高 斯

2002年4月19日

目 录

序	4
我的摄影之路	6
海防前线	28
抗美援朝	31
南京掠影	33
互助组	47
农业合作化	49
公私合营	56
大炼钢铁	60
农村摄影	64
“文化大革命”	81
到农村去	90
民兵工作	95
艺术摄影作品	97
作者文章选录	
情系三峡	133
采访忆旧	139
借景抒情 托物言志	141
评介文章选录	
广阔原野任驰骋	143
人生无愧愆 晚霞满桑榆	146
后记	150

Preface

Comrade Xiao Zhuang is a senior photographer of with quite some achievements, a devotee to her career. This collection of her photographic works fulfilled in her old age reflects not only her great success of her hard working in more than fifty years in the past, but also the profound extent she has reached in the field of art with hard working. More important, it shows the long processes of this photographer from her stepping up, plunging into the thick of the life, marching forward with great effort, till achieving her success. Along the route of hers, there remain countless footprints of hardness. I think it a collection of photographic works with especially fine quality.

I have been working together with Xiao Zhuang for over forty years in the press. So far as I know, starting in her young ages, whenever she picked up the camera, she was forgotten of her feminality. Her work attitude is never to be fearful of hardworking or bargain her tasks. Once thrown into her work, she concentrates her attention and spares no effort. Her main business in the first twenty years of her career as a press photographer made it certain for her to touch the thick of life and broaden her vision. With accumulation of experiences in interviewing, she was artistically accomplished increasingly. Thus she created photographic works from time to time as she fulfilled her duty of newsgathering. On the other hand, her improvement in artistic mastery enhanced her professional ability. That 's why Comrade Xiao Zhuang was competent for professional writer when she was transferred to editorial office in a photographic magazine. This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her background of dozens of years of pursuit in photographic work and creating. The practice of Comrade Xiao Zhuang indicates the unity of art and life. This is a piece of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great importance.

In this collection of works, a great deal of works worthy of recognition is a series of historical tableaux of importance. Veteran readers from the fifties of last century must, from these continuous sequential photographic works, be called up of the tight combination between their life and fate togeth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and the society. To tell the truth, the reality, lifelikeness, and quite a profundity of the piece and piece of scenes shown in these photos, are hard to reflect or describe by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literature words. It is often said that history is a magnificent textbook. We readers (both veterans of those years and the young generations) should be grateful to the photographer for her collection of so lively teaching materials of historical importance.

After having read over this photographic works collection by Comrade Xiao Zhuang, I feel deeply that, no matter what you do, devotion is a must. We can even say that devo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subjective initiation. Comrade Xiao Zhuang, for example, joined the troop of photographers through organizational job assignment instead of completing personal willingness. She willingly obeyed the needs of the revolution as a young revolutionary soldier. What 's more, as a completely layperson when she stepped into the position of photography, she devoted herself thoroughly to her photographic career, and diligently studied with all her effort, fearless of any of the hardship. Experienced a long term of tough jobs, at last, she gained attractive achievements in the revolutionary photographic career. Even today, Comrade Xiao Zhuang perseveres activities in photographic art, with elegance of an old photographic worker. It is just this kind of devotion that brought up a modern camerawoman of achievements. For the young newcomers, I think, it is worthy of encouragement to cultivate and carry forward such devotion, for it has popular and real meaning in every walk of life.

Regarding the art value of this collection photographic works, I do not think it necessary for me to utter more. There has already been verdict by the professionals in the field of photography on quite a part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in this collection of Comrade Xiao Zhuang ' s. In addition, many of the works amongst, are widely praised because they were sourced from the life and back merged into the life with artistic reproduction, with disclosure of deep meaning in reality. Now that her major works have been gathered into a collected book, with literal explanations, and thus, readers can comprehend the artistic charm of works of this camerawoman more serially and completely.

The above are only some personal opinions of mine after reading, and cannot be considered as preface. Hand it up to Comrade Xiao Zhuang as my exercise preface.

Gao Si
Apr 19, 2002

我的摄影之路

晓 庄

作为一个女性，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在摄影岗位上，一干就是一辈子。革命战争年代的环境和机遇，使我有幸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培养起来的第一批女摄影工作者。

摄影陪伴我度过了人生美好的花季和风风雨雨的青壮年时期。也正是在这一人生旅途中，我碰上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好岁月，也经历了无数次的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在感受辉煌的同时，也留下了太多的无奈和遗憾。而今，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从一个逞强好胜、风华正茂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个虽仍痴迷于摄影、但已渐渐力不从心的老太太。即使是离休后的这些日子，我依然对摄影魂牵梦萦，不时地会回忆起以往摄影生涯中的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

回首往事，那一幅幅记录着历史痕迹的老照片，给我许多美好的回忆，使我的思绪回到那遥远的过去。50年代初，以摄影工作为职业的人屈指可数，其中女摄影记者更是凤毛麟角。在一般人眼里，摄影记者这个行当，真可谓风光无限，潇洒得很。实际上，无论从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的角度看，其强度非常之大，身历其境的人都会感到这是个苦差使。为了拍到第一手的新闻照片，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场合，都得亲临现场。因此，往往要全天候地处于待命状态，越是节假日越繁忙，有时顾不上吃饭和休息。那时整天忙于工作，很难做到家庭、工作两不误，至今我对子女仍有一种愧疚感。女摄影记者在50年代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还要面对来自传统的男尊女卑的世俗观念。那时，人们口头上讲男女平等，但实际上却往往不能一视同仁。对于我来说，只要能够拍到好照片，根本不在乎别人异样的目光。因为从拿起相机起，生性好强的我，就立志要像男同志一样去工作，去经受艰苦的锻炼和磨砺，做一名称职的摄影记者。

摄影生涯中的初次经历往往使人终生难忘。如第一次进暗房；第一次拿相机在公众场合亮相；第一次下连队；第一次在画报上发表照片；第一次使用闪光灯；第一次采访外宾；第一次见识国外同行的摄影本领等等，在经历了无数个的第一次以后，我逐渐学到了许多知识，其中也蕴含着我在摄影实践中所发生的许多故事。

学习暗房

1949年3月，我正在杭州师范学校读书，那时我二姊早已参加了地下党，我受她的影响投身革命，参加了浙东四明山区游击纵队。那年我才16岁，由于年龄太小，被安排在政治部文工队。随着解放大军南下，文工队被改编，我就正式穿上军装，成了人民解放军第22军政治部文工团的一名文艺兵。1950年3月的一天，我正在团里跟着一些年龄稍长的



“老战士”学艺，军宣传部长来到文工团，说是要为军报社物色一个女孩学暗房。也不知我的哪一点引起了首长注意，他主动问我，愿不愿意学照相。那时，首长的话就是命令，一切行动听指挥，同时也感到学照相很好玩，可以学点技术，于是，我便告别了文工团，背起背包去第22军麓水报社报到。报社领导鼓励我，要安下心来，认真学习暗房技术，有时间也可以学一点摄影。

我的启蒙老师是照相馆学徒出身，他把在师傅那儿学的一点本事毫无保留地教给我，真可以说是手把手地教。

他告诉我冲胶卷得仔细，并且首先要配好药水，他把药瓶放在桌上。告诉我哪些是配显影液的，哪些是配定影液的。桌上放着小纸片，还有两只大碗，分别盛放显影液和定影液。往碗里倒入一点温水，配药时没有天平和温度计，把手指伸到碗里测量一下水温，配药时全凭感觉和经验，从瓶中倒一点药放在纸片上，份量不够，就再顺手抓一点，手就是天平，按顺序把几奴尼、米土尔、硫氧等放进碗里搅动一下，显影液就配好了；再拿点大苏打和醋酸、钾矾等搅和一下，就配成了定影液。究竟是按什么配方，我并不清楚，反正那时配的药水肯定都不合格，冲片的程序也不标准，片子冲得时厚时薄。好在当时有土办法补救，厚了就用赤血盐减薄，实在不行就在洗照片时加长曝光时间，能洗出照片看看就很不错了。

军部那时驻在宁波郊区的农村，生活条件很差，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水是用脸盆到报社外面的池塘里去舀，照明用的只有蜡烛和煤油灯，要冲洗胶卷就得等到天黑。所谓“暗房”，不过是借用老百姓的八仙桌，在外面严严实实地蒙上几床被子，桌子底下放三只大碗，分别盛着显影液、清水、定影液。老师反复交代一定得按次序放。以前曾有过教训，未冲的胶卷水洗后放错了地方，结果成了一卷白片，什么也没有拍到，前功尽弃，挨批评、写检查是小事，如将有重要内容的胶卷冲坏，事故可就大了。因此我学冲胶卷时特别小心，生怕出问题。师傅还告诉我，要准备一支烟作照明用。他说：烟蒂红光是冲胶卷的惟一光源，猛抽一口烟，借着这点红光，才能辨别胶卷是否已经冲好，在底片正面能看到黑框，在背面看到框影。如果两面都有影子，则说明显影任务算是完成了。然后把胶卷放到清水里漂洗一下，再放进定影液，就可以钻出桌子。最后把片子放进脸盆换水冲洗，半小时后再晾干。

我按照他的要求，拿起胶卷钻到桌子底下。好在我的个头小，这个“暗房”一点儿也不挤，只是抽香烟把我害惨了。有时只好请人帮忙，在桌子外面点好烟，等我需要的时候，再把香烟递给我。为了看冲洗效果，我只好硬着头皮学抽烟，有时熏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每次都折腾得够呛。

洗照片小样就可以用上真正的暗房了，那是借用老百姓的一间过道厢房，房门用块大黑布作门帘，门窗缝隙用黑纸糊上后，仍可以隐约看清里面的东西。洗相片没有冲胶卷那样对光线要求严，暗房内可以点一盏有玻璃罩的煤油灯，外面用包装相纸的红色蜡光纸剪成一个中间开口的圆形套在灯罩上，光源就成了有安全系数的红色光。暗房里放三只小搪瓷盆和三个竹夹子分别用于显影、水洗、定影，一把裁相纸的竹片小刀外加两块小方玻璃——这就是我们洗相片的全部工具。按底片感光情况选用相纸，相纸只有2号、3号两种，将底片药面对着相纸药面一起夹进玻璃板内，用手指捏紧，通过临窗隔光用的小木箱，把手伸出窗外，根据底片具体情况，口中念念有词，数着一、二、三……感光后取下相纸放在显影液里显影，水洗，定影，再把照片盛在脸盆内，拿到池塘边上去用水冲洗，约半个小时后，拿出照片晾干，这就是土上马洗印相片的全过程。

记得当时还将未干的相片一张张湿淋淋地贴在玻璃上，洒上一点滑石粉，让照片上光。有些照片干后能自动掉下来，有些掉不下来还得从头来过，挺麻烦的。刚开始没有裁纸刀，照片干后还得

用剪刀剪整齐，这是项巧活，也很不容易做到。

初进报社工作，还听到过这样一则笑话：暗房位于临街的二楼，楼下有个厕所，浙江农村的厕所当时都是开放型的，人在厕所里能看见外面的动静，还可以若无其事地与别人聊天。有一次，有人如厕时发现楼上有一只手，好长时间一直伸在外面。那人为了看个究竟，特地跑到楼上去查看，原来在暗房洗相片的人，由于底片太厚，感光时间要长，数着数着竟然数睡着了。这虽是一个笑话，但在报社内部却流传很广。

初涉摄影

那时，报社的摄影器材很少，相机和胶卷都是从敌人那儿缴获来的，专职的摄影记者才有一台专用相机。编辑、记者临时有任务，还可借用一下那台机动相机。但我有自知之明，部队正在为解放舟山做准备，而我年龄小，初学摄影，又是女兵，根本不可能上前线，我还是先安下心来好好学点摄影知识。

没有学习材料，老师凭他积累的经验，拿着相机当教材，告诉我相机的结构和使用方法，如何手持相机，才能平稳抓取；如何取景；如何装卸胶卷；如何在不同光线的情况下调整光圈；如何面对动态的物体选用快门；如何目测距离；以及光圈和速度的关系……对我进行摄影的启蒙教育。我听后似懂非懂，一头雾水。就这么一星半点的摄影知识，却长期印在了我的脑海中。在以后的摄影实践中，我把拍摄经过一条条记下来，贴在小本子上，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取长补短；同时听取老师的意见，在实践中进一步学习提高，增长见识。别人拍的照片也是我学习的教材，感到学摄影很深奥，也很有兴趣，那时的口号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我就只能是从摄影中学习摄影了。

那台机动相机是一台德国生产的120蔡司依康相机，折叠式的，可拍16张照片。由于我没有相机学习，领导就决定把那台相机暂时给我用，我如获至宝。有了相机当然还想再有胶卷，那样我就可以初试身手啦！由于战争环境，胶卷要保证前方使用，给我学习用的是照相馆用的页片，拿回来后还得加工，用剪刀剪成两半，在暗房里用胶布将页片贴在已使用过的胶卷附纸里面，好在相机背后有红色透明计数框，能看清胶卷附纸上所标示的数字。既有相机又有可代替胶卷的页片供我学习，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可是页片不很规范，剪得不齐，片子又短，拍不了几张就到头了。贴页片用的胶布是我从卫生员那儿要来的，那时，还没有透明的玻璃胶，经常贴不到位，有时片子卷不过去，甚至断裂，使相机罢工。这一切虽让我有点扫兴，但总比没有强多了。

我真羡慕战地记者能去前沿阵地摄影，老是跃跃欲试，在焦急的期待中等着拍摄机会的来临。那是1950年“五四”青年节，军部机关组织青年团员篮球赛，报社领导让我去实习一下，我既高兴又激动，第一次把胶卷装进相机，能正儿八经地出去拍照片，心里美滋滋的。可是一想到我将一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拍照，大家的眼睛都盯着你，心里就害怕了。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公众场合亮过相，以前在文工团时，人多不怕，可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背着相机去，该怎么办？老师看出了我的不安，他为我鼓劲加油，他说：“你尽管大胆去拍，不要有思想负担，照片拍好拍坏都没有什么关系，只是你得把拍摄的内容、时间、地点、光圈、速度都记录下来，以后摄影时可作参考。”他的一席话，消除了我的胆怯。我鼓足勇气，拿着装有相机、笔记本的军用小帆布包就去了球场。

比赛已经开始了，大家的兴致很高，目光都盯在紧张的球赛上，谁也没有注意到何时进来了一个拍照的小丫头。我从包里取出相机，调整好光圈，目测距离，在战士们投篮的瞬间按下了快门。自



球赛

己当时还挺得意，以为拍到了一张好照片，很想马上就能看到效果。来不及等到天黑，就钻进了桌子底下。待底片冲出后一看，投篮的人跳得高高的，人拍得也还清楚，看来是抓住了拍摄时机，只是篮球有点儿变形。我赶紧洗照片，怎么原本圆圆的篮球在空中变成扁扁的了？原来我在拍照时，只顾抢镜头，忘了调速度，用慢速度去拍快速移动的物体，篮球就变了形。老师也没有批评我，只是说以后要胆大心细。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着，现在还贴在小笔记本上。那是我第一次工作的成绩，在没有报道任务，否则就要出洋相了。（附图“球赛”）

正式拍照

1950年5月，舟山群岛解放，第22军军部进驻定海。9月，我调到文化科从事摄影。我的装备也改善了，用上了一台从师部上交的德国135莱卡相机，还能用上改装后的电影胶片，也算是鸟枪换了炮，“子弹”也无须发愁了。我总想找机会去连队拍照，可领导上以女同志下连队生活上不方便为理由，只让我在军部驻地拍些新闻照片。后来确实人手不够，才勉强同意我下连队，我暗暗下定决心，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身的价值，到艰苦的环境中去接受锻炼和考验，凡是男同志能干的事，我一定努力去做好。

舟山解放后，驻守在岛上的国民党大部队逃到了台湾，只有少量残余部队流窜在舟山附近海面及小岛上。为防止敌人骚扰，部队的任务是加强战备，同时主动出击，歼灭敌人的海上残余武装。为了宣传英雄连队和战士们的先进事迹，领导上让我下连队去拍一些战备活动的照片，留作资料和展览用。

能下连队摄影，我当然感到十分高兴。那个时候女兵下连队的很少，只有文工团偶尔去前沿阵地慰问演出时才能见到。为了能和战士打成一片，方便工作，我还特意将头上扎的两根小辫子塞在军帽里，扮成个假小子。可是细心的战士仍然发现了我是个女兵，纷纷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我，我真有点儿不知所措。照相机给了我勇气和力量，一定要完成任务的使命感，扫除了我的羞怯心理，相机一端起来我就什么也不怕了，你干你的，我拍我的，慢慢地战士们也就习惯了。

拍战备照片，我跑遍了海岛部队修筑工事的每个角落。交通不便，岛与岛之间惟一的交通工具就是帆船，有时甚至是小木船。人站在船上摇摇晃晃的，风大浪急时，海水就直接打在身上。去前沿阵地还得翻山越岭，顶着狂风烈日，背着背包和相机行走在山区的羊肠小道上，汗流浹背。没有房子住，晚上就借宿在老乡家里，有时就和战士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在前沿阵地和战士们同在一个菜盆里夹菜吃饭……生活虽然艰苦，但战士们为保卫祖国献身海防，一身汗水一身泥，手上都是老茧和血泡，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对我是无声的教育，我深深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

在战士们眼里，我们不仅是一般的摄影人员，而且体现了部队领导对他们的关心。战士们在阵地流动展览中看到自己的形象，热情更加高涨，摄影起到了意想不到的鼓舞士气的作用。他们说，“要加油干，才不辜负首长对我们的鼓舞和希望。”我也以战士作榜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摄影。

在热火朝天的战备活动中，我参加了许多艰苦的拍摄工作，其中特别突出的是突击布置给三野巡视团和苏联友人参观的展览室。时间紧，任务重，要在10天内完成复杂而又分散的全军工事照片250幅，每一个有工事的地方都要拍到。我顾不上吃饭和休息，一天走几十里山路，10天里跑遍了整个军，甚至一些十分险要的地方也爬了上去。有一次，当我接到拍摄岱山191团2营战防炮工事的任务时，天已经快黑了，而第二天就要展出。工事里照明光线很暗，拍摄难度极大，但任务重要而紧迫，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我只好想办法，让吃过晚饭的战士们找来一些白布，挂在工事的四壁上利用白布反光，把照相机放在凳子上，用慢速度拍摄。拍出的照片还算清晰，部队首长也比较满意。

在阴雨天出去拍照，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特别是在海岛上，海风肆虐，就是走山路也很不容易。我想，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战士们冒雨奋战，我一定要把战士们这种艰苦奋斗的大无畏精神反映出来。有一次，我和194团5连战士一起上山，去拍他们筑工事的照片。雨很大，淋得浑身是水，棉衣也湿透了，而且我当时身体不舒服。他们见我脸色不大好，都劝我回去。我在雨中坚持着，背着雨点扫过来的方向，一手拿伞，一手护着相机，拍摄战士们顶风冒雨抢修工事的场面，结果有几张照片效果特别好。为此5连专门给军部寄来了为我请功的材料，其中写道：“新战士邱天召说，人家女同志都不怕吃苦，我不克服怕吃苦的思想，真对不起党和人民。”还有一次，我要到山顶上去照198团3营的山炮工事，风刮得太大，飞沙走石，相机都拿不出来，眼睛也给黄沙吹得睁不开，我攀着草丛，坚持爬到山顶上，硬是将山炮工事照了下来。

为检验水泥工事的强度，66师在螺门进行大炮实地试射，军首长们都到了现场，正巧当时我生病发烧，眼睛肿得很厉害，仍坚持拍摄，可烈日一晒，大半个脸都肿了。区队参谋叫我赶紧回去，让组里再派一个人来。我说什么也不肯，但他逼着我下山。我觉得个人事小，影响工作事大，不能因为自己的病，耽误这么重要的军事行动，就让卫生员包扎了一下眼睛，忍着痛又跑到山上照了起来。这件事使他们很受感动，后来看我实在不行，干脆派人将我“押”了回来，下命令要我休息两天。在休息期间，我一点儿也闲不住，就去冲洗和放大照片。由于我对全军的工事情况比较熟悉，眼睛还没有完全好，首长们就带着我又出发了。



海上剿匪

至今我还保留着当年军部颁发给我的三等功功劳簿。这本纸质已经发黄的小册子，记载着我的评功材料，也为我写文稿提供了素材。这本小册子是我的部队摄影生涯中最美好的纪念，有时翻开它，还会觉得好笑。上面还记着我有一次为了选择最佳的拍摄角度，爬到海里的一座礁石上，拍着拍着海水涨潮了，我竟被困在了上面。如果不是后来部队借用渔家的小船把我接回来，其后果就很难想象了。

那时部队要进行海上剿匪，由于我是个女同志，怎么争取也不能随部队一起行动，我只好站在岸上拍。时逢阴雨天，当战士们背起背包、扛着枪，冒雨跨上舰艇甲板的时候，我拍了一张题名为《海上剿匪》的照片，那就成了我发表的处女作，它刊登在1951年第三期《华东战士》画报上。这是我第一次在画报上发表作品。(附图“海上剿匪”)

采访外宾

就这样我在部队待了两年多。1952年5月调到华东军区后勤部汽车31团政治处任青年干事。9月，新华日报社由于摄影记者邹健东调往北京新华社摄影部，恰逢国庆节将至，报社急需增加人手，特别是摄影记者来完成报道任务，就想取得部队的支持，向《华东战士》画报社要一名资深摄影记者，以加强报社摄影组。不知何故阴差阳错的，部队居然让我去报社。来报到的竟不是画报社的男性摄影人员，而是一个初出茅庐、涉世未深且没有多少摄影经验的小丫头，他们感到十分惊讶。这虽然有悖于报社领导的初衷，但既然是部队让她来的，也就只好接受了。

9月下旬，部队给了一张介绍信，我就转业来到南京《新华日报》当摄影记者。记得我刚来报社报到的时候，人事科的一位女同志以迷惑的眼光看着我：向部队要摄影记者，怎么来的却是个小丫头？这能行吗？我以自己实际工作的成绩作了回答：1952年国庆节游行发了整版画刊，1953年1月

1日南京、苏南、苏北合并成立江苏省人民政府，这两项报道任务中绝大部分照片都是我拍摄的。

在部队大家庭中生活惯了，一到地方上，还真有点人生地不熟的感觉。好在那时任务多，时间紧，人手少，整天忙忙碌碌，很快也就适应了。在部队工作时，我从未接触过外宾，即使到了报社，对涉外采访活动的常识也仍然一无所知，更没有想到工作环境变了，要注意自己的仪表和形象。记得那时有人穿衣服稍微讲究一点，人家就会说你有资产阶级思想，爱虚荣。我从部队来，当然要发扬艰苦朴素的美德，同时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一直穿着旧军装去上班，没有想到穿军装去采访外宾，竟会给我带来麻烦。

刚上班不久的一天，我就接到文字记者打来的电话，要我马上赶去南京郊区，说苏联麻类专家果尔什可夫和农民谢广山交流麻类种植技术的经验，去迟了会错过摄影的机会。我放下电话马上带着相机赶了过去，一到目的地，就忙着看地形、选角度，等候专家的到来。当苏联专家在谢广山的陪同下来到麻田时，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相机。正在我一心取景拍照的时候，一只大手突然从背后抓住了我，我冷不防被吓了一跳！只见那人恶狠狠地盯着我，问我是哪个单位的，在这儿干什么。看到他这种架势，我也很生气，便说我是《新华日报》的记者，有采访任务，你那么凶干什么？他说：“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外事组的保卫人员，《新华日报》的摄影记者我们经常打交道，是个男的，哪儿冒出来你这么个黄毛丫头？把你的工作证拿出来，不然我们就要没收相机，胶卷也要拉出来曝光。”言语间非常不友好，完全是一副瞧不起和不信任的样子。听说相机要没收，胶卷要曝光，我也急了，就同他争吵起来。我说：“我刚从部队到报社，工作证还没有拿到，我有报道任务，照片还得拍，请你们不要影响我的工作，不信，待会儿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回去，你们打电话去报社核实一下。”他同意了意见，我只好当了一回“人质”。后来他们在电话中证实了我的身份，就和我开玩笑说：“你这个小丫头半路里冒出来，我们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采访外宾有外事纪律，和外宾接触的人都要经过审查，报社事先应该打个招呼，和我们的车一起来，而且衣着要整齐，你怎么一身旧军装就来了。”我说：“实在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些规矩，听说有任务，他们叫我来，我就来了。”这是我第一次采访外宾时的遭遇。(附图“苏联专家在麻田”)

后来外事活动很多，我和那些保卫人员都成了朋友，有时我站在梯子上拍照，他们还主动帮我扶梯子呢，有时还会协助我，把挡住镜头的人拉开，但他们也常常会把这件事当成笑柄来谈。不过对于衣着的要求，我却无法达到，毕竟那时的生活条件还比较差，平时穿旧军装，外事活动时还得向别人借衣服穿，不太合身也只能凑合着。我爱人在部队工作，直到1956年部队由供给制改成薪金制以后，经济条件改善了，我才去南京有点名气的“李顺昌”服装店做了两套西服。这两套“礼服”我只有接待外宾时才敢穿。(附图“接待外宾时留影”)



苏联专家在麻田



接待外宾时留影



1962年秋，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夫人哈蒂妮在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陪同下访问南京时，作者(左二)在中山陵。

建立江苏省

到地方后，我的第一次大型采访活动是报道建立江苏省。这项工作其实在我到《新华日报》以前就开始了。9月9日，华东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南京市、苏南行政区、苏北行政区合并为江苏省。10月18日中央批准了江苏省委的组成名单。11月1日，《新华日报》、《苏南日报》、《苏北日报》合并出版，《新华日报》成为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

1953年1月1日江苏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报社派我和华谷平去进行摄影采访，并发给了一个红绸布条做的记者证。会场上还碰到一位陌生人也拿着照相机，事后才知道他是省外办的章石羽。当时来了不少首长，有谭震林、柯庆施、江渭清、管文蔚等，他们都是省政府的负责人。

会场设在原国民党总统府的会议厅内。华谷平用的是大林哈夫相机，还背着三角架，保证会场全景。让我用基辅相机拍一些主席台、首长讲话、会场人物特写等场面。正当我频繁地使用闪光灯抓拍时，距离会场不远处突然响起爆炸声，还冒着烟，镁粉从爆裂的闪光灯泡里撒了出来。这突如其来的响声，引起了会场一阵骚动，大家都不明白究竟出了什么事。公安人员闻声出动，寻找“肇事者”。很快我和章石羽就被“请”出了会场。华谷平已回报社冲胶卷了，所以不在“审查”之列。

公安人员气势汹汹地问我们怎么一回事，了解到是镁光灯泡惹的祸以后，遂作出规定：今后凡在会场上不允许使用闪光灯。他们说：那么多首长在会上，出了问题怎么办？我理直气壮地指着记者证说：我有报道任务，闪光灯又不是我炸的，不让用，完不成任务咋办？他们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我当时就抱怨章石羽，都是你惹的祸，害得我也不能用了。他一脸无奈说：“每个镁光灯泡使用前我都仔细检查过，结果还是爆炸了。”虽然说明了情况，但毕竟还是让大家虚惊一场。

那时南京解放不久，时常传说有美蒋派遣特务，大家的阶级斗争观念都很强，所以也难怪公安人员会紧张。闪光灯不准用了，可照片还得拍，好在会场两边都有很大的玻璃门窗，只好利用自然光。基辅相机确实帮了不少忙，后来见报的照片中，有不少就是用F2光圈和十五分之一秒拍摄的。

新当选的省政府领导人，报纸上要刊登标准像，每人都要拍一张。为领导人拍标准像我还是头一回，心里也很紧张，可这是任务，又不能不拍，要见报用，我只得故作镇静为领导人拍照。开头很顺利，领导人也很配合，可是拍到管文蔚时，他说什么也不让我拍，他说，“照片有现成的，不要拍了”，借口工作忙，要马上离去。管文蔚同志建省前，是苏南行署主任、苏南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建省后，担任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副主席，但我想他再忙，总不至于连拍一张照片的时间也没有啊。我明显感到，他是对我这个小丫头不信任，就赶紧拽着他说：“其他人都拍了，少你一张怎么行呢？能否给我机会拍一次，如不满意，再用你提供的照片。”他看我一副认真劲儿，只好让我拍。照片冲洗出来以后，我拿去征求意见，他看了非常满意。此后凡遇到由他分管的省体委一些重大活动，需要有人摄影时，他总会想到我。在《管文蔚回忆录》一书中，要用照片，他也是派车来接我，一定要我去为他拍照。

1959年9月，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江苏省代表团参加了32项比赛和表演赛，获得26项团体奖。担任江苏省代表团团长的就是管文蔚，而我则是随团摄影记者，交往就更多了。我还跟着他去天津，拍摄了男子篮球队的比赛。运动会定于10月3日结束，我们被安排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看国庆10周年游行，遗憾的是报社长途电话催着要我立即回南京报道国庆活动，9月30日我只好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代表团，先期回宁。管文蔚同志即使到了晚年，仍跟我保持着联系。我下放南通后因事来南京，也曾到他家做客，他没有一点首长的架子。在我为他拍摄的照片中，后来竟有一张成了他的遗像放在他的追悼会上。

见识闪光灯

在部队摄影，可以说是轻装上阵，只有一台照相机，没有闪光灯和三角架，都是运用自然光，一般都在大白天光线较强时拍，所以总希望有任务时，能碰上好天。非得在室内拍摄时，就调大光圈，用慢速度拍，但老是觉得把握不大。为了能使照片拍得清楚，我有时也会请拍摄对象们帮着通融一下，把室内场景移至室外。一直苦于没有一个能在光线弱时作照明用的闪光灯，到《新华日报》以后，我才第一次用上了闪光灯。

当时，我用的闪光灯是原国民党《中央日报》摄影人员留下来的。《新华日报》的住地就是原《中央日报》所在地，包括部分人员、印刷设备以及摄影器材也都接收了过来。相机有林哈夫、禄来柯达等。我在部队用惯了135相机，所以经请示，领导让我去器材店买一架，当时市场上只有苏联货，我买了一台苏制仿德国康泰克斯的基辅相机，光圈口径大，很好使。这是我第一次用上新相机，还有闪光灯，心里真高兴。闪光灯的形状恰似手电筒，内装两节1号电池，还有一个反光灯罩。灯泡进口的和国产的都能用，有国产的镁光泡，也有美国产的奇异5号。进口的小巧，安全系数高，只

有遇到重大任务时才能用进口货。10月份来了不少外宾，有些代表团甚至晚上到达，我就是使用奇异5号灯泡顺利完成拍摄任务。

用闪光灯摄影，虽给我的工作带来不少方便，可也惹来不少麻烦，特别是使用国产镁光灯泡，我炸过好几回。最使我难堪的是1955年日本青年妇女代表团访华。在她们的日程安排中有一项是参观鼓楼幼儿园。当时她们正在室内观看孩子们的歌舞表演，我用的镁光泡突然爆炸，镁光粉撒了一地。我取下灯泡想换一个再拍，可其中一些胆小的女团员竟吓得用手把脸蒙起来，看到她们如此强烈的反应，我顿时有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



军事学院教育长唐延杰中将
赠给苏加诺总统一座坦克模型
和一架火炮模型。

1956年10月9日，印尼总统苏加诺在陈毅副总理的陪同下访问南京，我和华谷平作为《新华日报》摄影记者参与了这次报道活动。我的装备是禄来相机，这在那时就是相当不错的了，可闪光灯还得用镁光泡。有任务时身上得背着一大包，使用时还提心吊胆的，生怕它漏气、受潮会爆炸。万一爆炸，在那个年代就会成为“政治事故”，可不用又不行。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用如此简陋的设备去完成如此重大的任务，真是“天方夜谭”。而我又是头一次拍摄如此隆重而又热烈的场面，南京市有15万人夹道欢迎，当时是阴雨天，飞机到达时又近黄昏，光线很差，拍摄难度比较大，可我全然不顾这些，毕竟“初生牛犊不怕虎”，居然一点儿也不谦让，斗胆跳上了用于新闻采访的敞篷吉普车，在缓缓的行驶中我不断地拍摄着总统车队、欢迎群众，闪光灯闪烁着，幸好它没有给我带来什么麻烦。

10日上午，苏加诺总统参观了南京军事学院后就要乘火车去上海，老天忽然下起了大雨。当时军事学院内陆、海、空三军将士们组成欢迎队列，他们都穿着崭新的礼服，雨水顺着大盖帽往下淌，个个淋得透湿。雨越下越大，根本无法打开相机，好在《南京日报》摄影记者曲超宏同志顾全大局，为了保证我在风雨中完成拍摄任务，他收起自己的相机，替我撑伞，把摄影的机会留给了我，这样高尚的风格真使人钦佩。

在整个活动中，我的闪光灯一直好好的，但就在院领导要向总统赠送礼品时，闪光灯突然失灵：用来测试闪光灯是否正常的小电珠不亮了，这意味着线路可能出了毛病。关键时刻这家伙“罢工”，使我紧张得要命。眼看仪式即将举行，我红着脸，满头大汗地在会议室的角落里摆弄闪光灯。我的焦急与不安，全给站在一旁的陈毅副总理看到了，他走过来关心地拍拍我的肩膀，低声细语地说：“小鬼，不要着急，慢慢修，时间还来得及，我们等你一会儿。”这几句话使我放下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检修顺利，松动的快门线终于拧紧，小电珠顿时亮了。我赶紧端起相机，陈毅副总理示意赠礼仪式开始，我拍下了这张差点被错过的新闻照片。岁月流逝，仍抹不去我心头的记忆，一切仿佛就在昨天。陈毅副总理对年轻摄影工作者的关心和爱护，体现了我们国家老一辈领导人的伟大情怀。（附图“赠礼”）

禄来相机边上连接快门线的标有“M”和“X”两个标志，那是用来连接闪光灯用的。有“M”记号的，只能慢速拍，用单次闪光灯；而有“X”记号的，是供万次闪光灯用的，速度可以快一些，这两个记号严格分工，不能混淆，不然闪光灯就会不起作用。那时报社还没有万次闪光灯，所以都放在“M”标记上。记得1956年在省党校礼堂召开全省科技大会，我在楼上找好了角度，俯拍会场

全景，闪光灯也亮了。我放心地回到报社，待胶卷冲出来一看却傻了眼，只能看清楚会场上标语的字，那是有强光灯照明的缘故，而参加会议的人，却只能隐隐约约看到一点影子，这也多亏会场内临窗的自然光和慢速度帮了忙，否则就什么也看不到了。原来快门连接线的标志放在了“X”上，是我粗心大意，临拍前又未作检查，致使底片感光不足。暗房工作人员用4号纸、硬性药水，还对底片进行遮挡后放大，仍无法补救。我只好求助于画家，那时《新华日报》社成立美术摄影组，摄影人员和画家是在一起办公的。以前有些照片常请他们帮忙修一下，如照片上标语字照得不清，尤其是会场上的横幅，红底金字，很容易反光。那时没有广角镜头，拍大场面都用接片的方法，照片拼接处会有痕迹，这些都得有劳画家。我拿着会场照片，请画家柯明帮忙。他用修相笔蘸着墨汁，在一个个人头上加深，再用一点灰色把人物线条勾勒出来，由于是高角度拍摄，经过整修的照片，乍一看去参加会议的人，都像火柴棒似的排列得整齐有序，好在当时制版印刷条件差，新闻纸质量也不行，那张加工后的照片，印在报纸上也不很清楚，总算侥幸过关。

用单次闪光灯很不方便，有时还担心灯泡会爆炸，工作中总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同样是接待外宾，人家北京来的记者都用上了万次闪光灯，轻装上阵，而我们却鼓鼓囊囊地背着一大堆镁光泡。为了改善一下装备，我们曾向领导提过多次建议，但这些器材都需从国外进口，要动用外汇，而当时国家的外汇储备有限，宝贵的外汇要用在刀刃上，我们的要求一直无法满足。1958年在一次采访重要外宾的任务时，我和同去采访的报社摄影记者陈哲商量，能否借这个东风，向时任江苏省省长的惠浴宇诉说一下摄影器材落后的苦衷，请他和有关部门打个招呼，特批一点外汇给报社，为我们添置一点摄影器材。因为在省内重大新闻采访和送往迎来的外事活动中，我们和省里的领导已经很熟悉了，有时某个镜头没有拍到，他们还会照顾一下，让我们补拍几张。为了达到尽快改善装备的目的，我们竟然斗胆越级反映情况。我和陈哲趁首长们在贵宾室等候外宾的间隙，抓紧时机提出了要求，惠省长曾看到外国记者和北京来的记者的装备，比起他们，我们的装备实在太落后了，他对我们的情况表示很大的同情和理解。在省长的支持下，很快我们就用上了新的禄来相机，还有期盼已久的小白朗万次闪光灯。

小白朗万次闪光灯有两个电瓶，内装稀硫酸，溶液有腐蚀性，还得经常充电。电瓶盖是塑料制品，有时电瓶里的溶液会溢出来，常使黑色机壳内蒙上一层“白霜”。就这腐蚀性液体滴漏，也使我出了好几回洋相。1959年夏天，我去戚墅堰机车车辆厂采访，翻砂车间里的光线很暗，只好用闪光灯。那时穿衣要布票，轻薄的人造棉，一尺布票能买三尺，当然是夏季服装的首选。我穿着蓝底印有小白花的人造棉裙子，背着闪光灯到处照相，也没有察觉到电瓶漏液，等回到招待所，才发现裙子上点点滴滴已开了不少“天窗”。

小白朗闪光灯由于光源小，不久又添置了德国产的170闪光灯，一直用到“文化大革命”。80年代初，我调到江苏人民出版社工作时，已经用上了日本产的森派克闪光灯，只用5号电池，体积小，光源强，后来连傻瓜相机里也有内藏小闪光灯了。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发展，闪光灯也会愈来愈高级，我使用过的那些闪光灯早已退役了，听说还沉睡在报社的仓库里，有朝一日它们也许能进摄影博物馆呢！

第一次下矿井

从小到大，我一直生活在江南农村，用作燃料的都是稻草、杂树枝什么的，从未到过煤矿。1953年秋天，报社领导让我去徐州贾汪煤矿采访，在此之前我对煤矿一点儿感性认识也没有。初到矿井